46650.2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
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
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
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
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
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
父士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豈含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

別標顯至於傳重自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又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繼字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於公云爲五世長子服

也義晉以來

矣案喪服

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甚爲允當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位之嫡孫不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茲範罕行且諸叔自九存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無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

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我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
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爲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
以下皆不殊承襲未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
以春秋譏於世卿干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
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
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其於
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隼古士

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郡古之廟士也假令
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
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
位未是成人之善吕也乎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
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内全
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尊士以上此經傳
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載德喪服變除云父爲
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
之明據也且爲重者以其爲代己爲宗廟主廟

士了不云乎又士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禾寡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襚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尒勞孚不絕尒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耑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觀其綱未照其目也

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官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當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舍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

絕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
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
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
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
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
處士人通行伺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
七日而虎弁數闔月請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
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言貿求仕宜減刑一等歲三

凡未盡二十七月而違律結刑五歲三
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
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
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
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
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從祥之後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
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
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
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吏詳辨珍又

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畢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論月可以歌皆身負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者使工爲之晉悼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云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絲生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云徙言樂者自謂人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

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宜而較云大祥之後喪
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禫施又駁云禫中鼓琴
復有罪乎然禫則黃堂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
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嘵然成韻既未徹月不
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書求上何爲
不可檢龍虎若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
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
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禫捨又省依王杜
禫祥同月公乖鄭義尚尚違而欲速除何忽
如心者哉下府愚昌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喪事
急近日以事尚速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忽嚴
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
遠忽嚴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
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
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非
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
出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
奉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

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駿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若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屈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没閩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懽違緩有以其本非永貧深求位而欲責必義方未可便尒也曰言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閒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亦未為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採讀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蔡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樂必使工執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

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喜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今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敢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練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重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宮爲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禮未允許之意而罪同杖絰苟由之日請宿衛宮豈喪求仕謂在斬焉苟後也又龍虎員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庫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十鞭五十

三年七月詔定清河王懌第七叔西北海王妃

劉氏蕡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陵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喪有九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並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而不及樂言論之閒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者議凡三司之喪開國之重比於王服皆有廢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關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關一字可以展耳哀則

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實繇有若德儉如禮外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鑾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言感儀支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三房皇宗先敍尸柩祖宜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

雅哲議齊衰 父喪齊管必陳進之輕重理用未
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坐
之奠於神宮龍衰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類
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
輕既虞而樂正服一其舟何以為斷或義服尊正
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
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關樂室古雖有尊降不
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意亮在然君之於臣
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痛是以仲遂卒

垂堂篇不入智尚何在殯柱黃明言豈大倫之痛
既殯而樂乎又細固等所議以為若鼓不樂
恨鳴鐃以警衆豈加而不廢組而告之似如可
士賤耳雖居衰而施而不廢組而告之似如可
遵考諸正典未為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
代鼙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
非樂乎八音之數奉樂器之推而類之笔關管之
告豈可以名稱小異而異樂若以王公位重威
儀宜崇鼓吹之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

石之賞鍾公勤成實五執之賜君
命必行豈可陳寿於寿殯之時擊鍾磬於疑
祥之後尋究三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
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要以辨
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濛典
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
曹等重重議司空體服義深心懷慘切其於聲樂
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
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里位

戎事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為音奏
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繇斯而今者加台司之
儀豈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
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
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
既有喪心不在樂豬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
戚之義廢而勿作品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著於

以顯槐鼎之重今二公地處
尊親儀殊百辟鼓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
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
情愚謂為允詔曰可從國子祭酒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
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
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
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
源子既卒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

厭才侍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服厭降之例
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太宮之稱加太妃
之號為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
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
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
降君一等君為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仲厭
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
缺制無正條竊附事情理謂宜小功無君臣之服
不失其序九卿若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

令韓子熙議、諫寧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
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
敢過大功也夫以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
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
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與賤不得仰匹親王正
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
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士無臣
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
從服以朞暖昧所見未曉高趣寡不枝章

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亦爲父母傳曰父母長子
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爲祖後者服斬得
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
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
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
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
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
此則須去彼終不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
者見餘尊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

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暮此
乃據歿丈守一隅耳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
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閣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跡衰獨涉兩歲
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
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閹寺隨君而服耳
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
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
歿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

云在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
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主公子之妻爲其舅姑而大傳
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
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舅姑而大傳
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
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以不應還用服問之
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
之從君不得句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

從服期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舅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期者何爲一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人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若亡則已妻爲舅姑既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仍值沒遥域過期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當不過五人乘一疋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當亦直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二譯待決妻無妻就一譯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曰貴賤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所以從麻而齊衰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仝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

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臣創之痛臣之
爲服從君之義如君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
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
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昇然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
達禮之宗頃採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
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理亦難奪若臣服
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
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
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類以作憲禮有
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美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
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
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
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
衰麻尊君母慶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循
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
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
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

司空臣懌曰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太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七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輕之據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臣下無疑厭之論而及景林等議尋詔旨非此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有以禮事至重故追一切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

遏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博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主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万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

奏眞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
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倜兼吏部郎中
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
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面哭十數聲止服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踴受服
皇帝用衮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
階復眞群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万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
聞自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

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
賢往誥商確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
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
而論議紛綸理歸群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
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
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
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
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
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帛著在通法辯答乖

殊證據不明即詆訶庶讞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既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忝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顯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顯則齊衰異室論親則恭顯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為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万國綴旒四海臣忝宰國之鈞致斯麥秀具瞻所詶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

塵岳沾河微酬万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
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義定議事在張晉慧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瑶光寺肅宗
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晷方融壺
化奄至崩殂朕幼集業蓼夙憑德訓及翕蔑定
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
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
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
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以事簡速不依配極

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遵奉接義
成君臣終始情禮無廢絶輒準故式立儀如
別内外群官權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
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
臺詔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
群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
記雜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
馬[illegible]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

後來諸儒符斛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
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
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
姑不得過暮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
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
暮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
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爲君子
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
年者細則暮已下無服緦則鄭氏得服緦之旨
謬三日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弁
而除凶心必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一日元會真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
太上哀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
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
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
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緇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
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

太后不許公除喪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興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朋友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若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觀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違比歲以來群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

喪服聲之所聞

雖未舉樂公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云太極殿為大遠哉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悖乎喪未葬杜黃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諮為然乃從

雜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秘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葬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

陸子彰華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
覺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
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燿
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
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
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
龍騰蛇之變為鳧鴈四門之陳凡十餘法
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
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
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
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
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
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群官詔曰比冠
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
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

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北建百
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
衛以同姓之國問其李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
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
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
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
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
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敘
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
以為有實語儒備皆以為無實朕既以從之復念有
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嶷
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依冠儀不知有四裴顏
尚不知卿等復何慨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
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
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出
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

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鸞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刻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鑾鳥爵立衡側華蟲金雞樹羽較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乾象鸞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外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綠與輦輅同駕牛一十駕牛一十

小樓輦輈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

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三象羽葆蘇龍旂旐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則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續漆直輈六左右騑駕

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軥兵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
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㫜檀刻鏤輦金薄曚曚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為副乘
細漆蜀馬車金薄華蟲曚曚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搖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為副乘

金根車羽葆旛旞畫軨軸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
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
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
軨龍首朱輪繡轂綵輿
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幔朱
裹駕一馬為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裹書旛朱雀青龍白虎龍
旂八旂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旂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蠡文六旂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關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二乘方騎周匝鷹鹿鳧行前驅皮軍闡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蔑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郎御從車都尉御巡符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郊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鍾懸以為迎送之節焉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鳧鹿鳧行更為方陣鹵簿

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刻標建旌通門四達五色
車旗各處其方諸王道寸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
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
幡及散官搆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
刺列車輿朽敗宜改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
未復更造請集禮官議定以聞太后從之五輅重翟雀鍚面朱總
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
靈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雀鍚面朱總
獻翟勒面續總安車彫面翠爲總皆有容蓋翟車
貝面組纓有握羞羽蓋重翟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
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輦后宮
中所乘未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甘兵禮文充備
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
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
質時變弊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

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
缺通經明參議未輒率爾短見宜進周禮備造五
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
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
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蚕車宣
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
或曰殷人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
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大皇太
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
乘紫罔輧車雲母飾文畫輪蓋金塗五末蓋瓜在
右駙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
云金根略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
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法駕乘之以助祭山
輧車后行則乘之紺罔輧車后小行則乘之以
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
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
車駕六騑奏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
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今金根車雖起自秦

這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善飾
無麗容觀莊美言馬彪以為孔子所謂素質之
幹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音
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輦車案圖飾之以
紫綾厥制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
入閤與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皇漆畫扇輦
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漢已來制度
物章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變革而已

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及古良由去聖又遠世儀
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創製無改
伏惟皇太后睿敏聖淵凝照臨万物動循典故貽則
後王今輒掲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
史驗之時宜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
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
其非法駕馬則御紫罽輦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
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輦車駕三馬
以哭公王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

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宴容及朝見於王乘輅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后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馬即事考實亦宜關廢又與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宜合事要捨貴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出入令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出宜除小駕馬從駕三其制用彤飾衛尉岡

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韓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

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昺高諒奚延
太學博士邢湛崔瑨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
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盧荊寶王令僊吳珍之
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僊張文和陳智顯楊
渭侯趙安慶賈天度廿僧標呂太保王當白槐
貴等五十人議以為自天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
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
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
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
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群官並從令議唯
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群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
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
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
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
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務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
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有察六宮各有
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

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勤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裝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

詔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哦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勅聽許謹集門下久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圓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著於樂以黃帝制瑟爰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禋祀圜鍾爲宮黃鍾爲

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孤竹之管龍門之琴瑟大夏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二儀之情而和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怨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

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宜聽之莫不和親
又有鄭衛桑間濮上之樂以娛四遠之民蓋亦樂
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起則有爛漫靡靡之
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遂爲萌生淫慝滋
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
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興隋魏文
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衛流宕不友於是正
樂廢矣大樂感於風化興世推移治國之言安
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變遷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陵歷聽諸國盛衰必慶蓋所感著所識者深
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二義絕莫採其眞人
重協洽世貴順耳則雅聲品器將淪絕漢興
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
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
畢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並宜當時通儒達士所
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亦摠議樂事頗有增加
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
樂工鼓鞞武既獲桂纛爰令其伎考會古樂而柴玉

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勖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今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音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奚悰徐眷僅平再閱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业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刱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

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
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祇嘉神明之
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爲行止之節皇
帝出門奏撼嶩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
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
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子血夏有事于
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
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雅皇將
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作奏大武
之舞正月上日饗宴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並
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食
會亦用焉凡樂有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按
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和叙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
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謂絲
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撼嶩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
觝魚龍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鰕
龍辟邪麒麟馬仙車高組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

案坻備一部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
益祖破陣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
張文收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
設於樂署有
高宗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
爲事樂音制properly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太和初詔太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
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古人
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撰與器數甄立名品以
詔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
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
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絲竹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
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
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
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

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諸新舊樂章參採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缺淫聲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盛世雅樂散滅於

官失守今方釐革時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宜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

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
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與
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
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
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
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聞陳奏樂典
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
內外有堪此用若任其官以成立遏遷洛　父精
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

先是閭以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
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
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一卷并表乘行尚書
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
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樂署考論同異博
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
被旨勑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
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勑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

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志
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
既草刱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
商攄漙溢依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
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
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
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
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愒廓宇內克
醜尚繫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
文皇帝德鍾復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
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
明敏文思優洽紹踪成均寔允所寄乃命閭廣
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詮
陽以制聲律鍾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
別組舉值遷邑於滻未獲周密五旌五量竟不
就果自爾迄今率多疏落金石虛懸管商未會
伏惟陛下至聖天縱成憲烈以金石未協詔

臣竊理證即應搜稽參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
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鍾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諺
莫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
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鍾律準度與權參合皆造
猶新始知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
聲有玉豆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
皇始五行勻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後有吳
兒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
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
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
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
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
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
軍尚書右僕射臣高韜器度徽雅神實入微淹
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
之美大昔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
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
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

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釐非才詔曰王者功成
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賛
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
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大樂令公孫崇所造
八音之器并五度二量大常卿劉芳及朝之儒
學執諸經傳考辨名尺寸度數乖舛周禮不
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
殊無準據竊惟樂事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賛祖
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
依經史且二漢稽姬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
而聲調差謬庶事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
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
上尚書言詞樂並請更集朝彦共辨是非明取
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尚書邢巒等奏
典據資決元凱然後施行詔可於是芳主簿
許詔可於是芳主簿楊州民張陽子妾我陽
民兒鳳鳴陳建孫文顯陳成等

七人頌解雅樂生善文武二舞鐘聲管絃
登歌聲調若出雲間令教習參最是非
永平三年冬若干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
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
制二舞之名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
緣今亦須制
中崔光郭祚
名并鼓吹諸曲
物移風諷頌
詔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
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
冥年冬若又上言臣聞樂者感
變從古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許

舊誤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
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
有存曉之者趣至喜怒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
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
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聞司
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而張
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尋愚
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
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

有但氣有盈虛泰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
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
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
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
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
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
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開進一意則辨五聲
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述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
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
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時律度均得是爲平
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
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
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
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定何
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
太蔟爲商林鐘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

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凝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仁嚴高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之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樂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

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疆弱中聞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神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進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協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筝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密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慈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節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仁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

中高進既未識其哭号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事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焉音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寅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訛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前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改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採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閒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録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譬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
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
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
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莫之宗廟則靈祇饗其
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
雖復沿革異時陵夷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
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

將地緯九戎荐興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
肇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品方匪
暇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憲綦無爲之
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
閭草刱古樂闇昧去世未就其功閒亡之後故
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
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
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
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

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
敵滋甚不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
鐘悉畢毀擊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
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
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荅稱芳所造
六格北面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
宮商不和共用一面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
洁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
於今尚在而芳一代頑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
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
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
謹詳周禮分樂而奏之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
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
禮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
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夾
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
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
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

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興以來能作者寡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

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譙周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

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
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
祭四望山川奏應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
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
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周識其源漢以祭天魏
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無祀方澤地
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
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鍾鼓之分磬氏爲磬倨
闕一字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
呂爲之齊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
四廂宮縣鍾磬各十六縣堉篪箎壎韻區別
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奪笙鏞
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充庭蜀雖未極万
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
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
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
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壹人及焚書絕學之後
簫音章倫滅無可推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
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
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
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
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廣
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
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
舞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
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
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
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
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
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
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

功德贊揚懿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
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
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
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
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
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
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
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
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燔爾明其無
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子及臣等奏求造十
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宣判今六懸既
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鉦鐃相從十六格宮懸已
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
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圜丘方澤上辛四
時五郊社稷諸祀雜時日相　凝用之無闕孔子
曰周道四達禮樂宣通傳曰禹曾有希樂宴祭用
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

當時未安請即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
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
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
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
止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
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
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
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舄鞞文舞執
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
黑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
蓋合幅袴袜白布袜黑舄鞞文舞者進賢冠黑介
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
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
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
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
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
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安駕內外多
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

曲猶得擊奏足以闡
美伏惟陛下仁格上
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及
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
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
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厠問道
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
集音聲議之堂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
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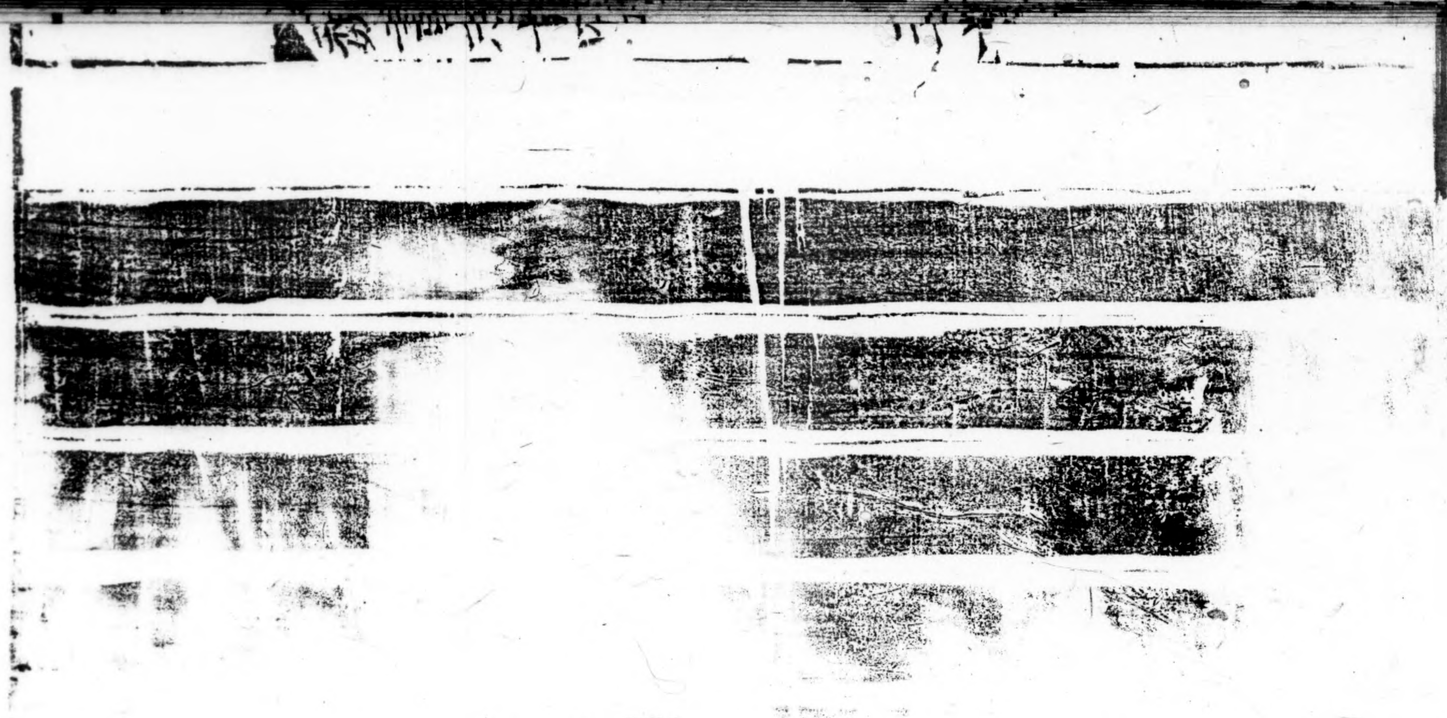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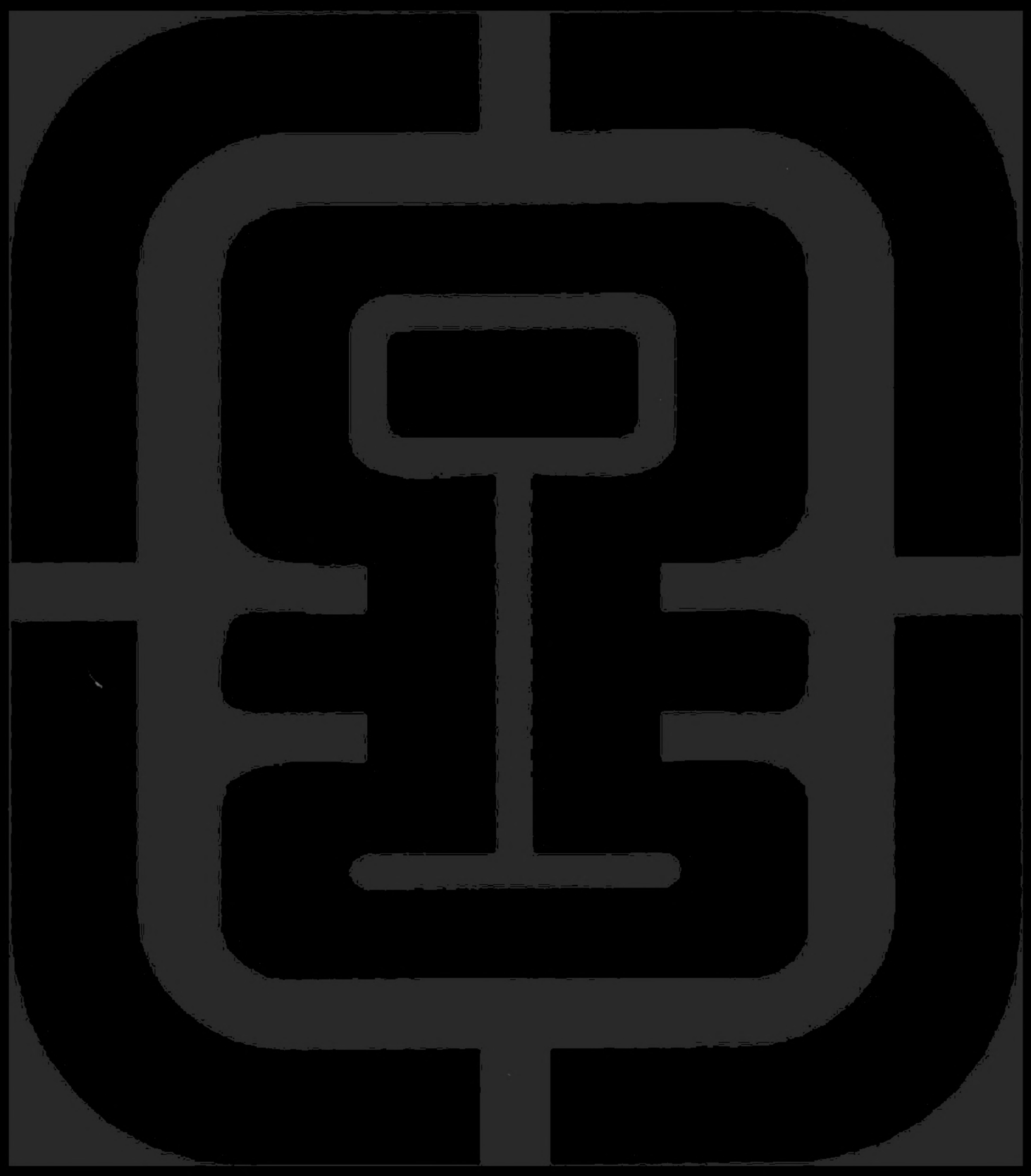
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言民之理
經千載而不昧是以善興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
承雲之舞堯命質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
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大秦漢高受天命定三統五
曰正德雖三代降莫不述作相
而微號殊別者也皇魏
世載德受禪革命重光武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
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
惟新聿稽古訓興制二西復載均於兩儀仁澤

被於四海至聲有序分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
詳定參周兼六代之樂考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減
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但一舞而已請以韶
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壽成漢樂章云
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宜同總用計五
郊天神奠幣六鬼六宮皆陰位祭體同至尊理無減
降宜皆用宮縣其舞人冠服制度同舊式庶
得以光揚功業錄善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致成作樂治定

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
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
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
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或並爲郊廟歌詞而近不
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
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
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
呂今古雜曲隨謂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

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
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謡俗四夷雜歌但記其
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
由隨其遥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
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
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
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
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樂志五第十四

魏書一百九